

# 匪俄關係的演變與展望

丁 匡 華

## 壹、匪俄衝突的由來

匪俄關係，二十餘年來隨着國際情勢與利害衝突，曾有重大演變。匪俄勾結時期，共匪向蘇俄一面倒，其政策路線均以蘇俄之馬首是瞻，毛匪澤東會稱：「我們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匪俄分歧時期，共匪直以蘇俄為敵，指斥蘇共為修正主義，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俄共亦反唇相譏，指斥共匪為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和共產社會的叛徒。雙方由理論爭執、思想論戰，馴至相會的分歧，相互進行顛覆、關係陷於非常惡化。

匪俄關係的分歧，開始於一九五六年，是年二月俄共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俄僑黑魯雪夫在大會上對史達林提出清算，同時并提出經由議會鬥爭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形式路線，毛匪澤東對此極表不滿。匪黨中央乃於同年四月五日透過匪「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肯定史達林仍是「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對黑魯雪夫清算史達林，公開加以譴責。同年十二月廿九日，匪「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對黑魯

清算史達林提出攻訐。從此以後，匪俄關係即告惡化，以迄於今。

至一九五九年，匪俄衝突突見升高，是年六月二十日，蘇俄宣佈廢除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與匪簽訂之「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提供原子彈樣品與生產技術資料。至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蘇俄又通知共匪將於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匪區的蘇俄一千三百九十名專家，並撤銷匪俄三百四十三個協議和合同，解除與匪二百五十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企圖通過停止對匪經技援助，藉以迫使共匪就範。

匪俄雙方的思想論戰，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的一段時間，非常激烈。此即毛匪所謂馬列主義及修正主義的大論戰，黑魯雪夫則說是馬列主義及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與左傾主義的鬥爭。在效期間，俄共發表若干篇文章，在一系列問題上攻擊共匪，其中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黑魯雪夫在蘇俄最高蘇維埃閉幕會上的論述「當前的國際情勢和蘇聯的對外政策」的講話，和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真理報」社論「為和平和社會主義勝利，讓我們加強共產主義的團結」，批評共匪最具代表性。共匪則連續發表八篇答辯文章，間接直接對黑魯雪夫予以反擊。則

是第一篇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匪「人民日報」社論「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第二篇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匪「人民日報」社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第三篇為：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匪「紅旗」雜誌社論「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第四篇為：同年一月廿七日匪「人民日報」社論「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第五篇為：同年二月廿七日匪「人民日報」社論「分歧從何處來——答多列士同志」；第六篇為：同年三月一日匪「人民日報」特載「紅旗」編輯部「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第七篇為：同年三月八日匪「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第八篇為：同年三月九日匪「人民日報」社論「修正主義者的一面鏡子」。

一九六三年七月廿五日，蘇俄與美、英簽訂核子試爆局部禁止條約，共匪即於七月卅一日起，連續發表三個聲明予以反對，匪「人民日報」社論直指其「這是對蘇聯人民的背叛」，於是匪俄之間的思想論戰，又復重趨高潮。蘇俄於七月底至十一月底透過報刊發表多篇反匪文章和聲明，其中包括蘇俄政府於九月廿一日發表聲明駁斥

匪偽對於九月一日聲明；十月四日蘇俄「共產黨人」刊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和『中國』（匪）領導的分裂綱領」；十月廿六日蘇俄「共產黨人」刊登「馬列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基礎」；斥責共匪歪曲馬列主義、斷章取義，導致國際局勢緊張。其後，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蘇俄「真理報」發表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於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俄共中央全會上所作長篇報告及社論，針對共匪自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至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止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所作之答覆，措詞極為強硬。共匪對蘇共的攻擊，是以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連續發表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最為露骨。此即：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的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九月十三日的二評——「關於史達林問題」；九月廿六日的三評——「南斯拉夫是共產國家嗎？」；十月二十二日的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十一月十九日的五評——「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兩條路線」；十二月十一日的六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的七評——「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三月卅八日的八評——「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雪夫修正主義」；七月十四日的九評——「關於黑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由是，匪俄裂痕更為擴大。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黑魯雪夫下台，由布里茲涅夫繼任俄共第一書記，但其對匪黨立場并未改變。十月十七日，布里茲涅夫即在「真理報

」發表富有政策性的「俄共不可動搖的列寧主義總路線」一文，強調俄共經過第二十次、第二十二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集體制定的總路線是俄共建設共產主義不可動搖的基礎，并表示俄共不屈不撓為鞏固共產主義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各國共黨集體制定的歷史文件——一九五七年的宣言（按為「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按為「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的一致團結而鬥爭。接着，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國際共黨會議協商會見，策進國際共黨團結，打擊共匪。

共匪針對俄共新領導一連串之打擊，於是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廿二日，由匪「紅旗」雜誌和匪「人民日報」同時發表「評莫斯科三月會議」一文，指斥俄共新領導「叫嚷反對美帝主義是假的，投降美帝才是他們的實質；發表聲明反美是假的，鎮壓反美鬥爭的人民群眾才是他們的實質；支持革命是假的，破壞革命才是他們的實質；團結對敵共同行動之類的话都是假的，到處破壞團結、製造分裂、直到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會議才是他們的實質」。從而總結闡明：蘇共實行「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賣；假團結，真分裂」和「四聯四反」——「聯合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聯合美國，反對『中國』（匪）和其他革命國家；聯合各國反動派，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革命；聯合鐵托集團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對一切馬克斯列寧主義兄弟黨和一切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派」的政策。接着該文又稱：「『中國共產黨』（

匪黨）曾多次闡明對於公開論戰的立場，現在再一次明白向世界宣告：既然存在馬克斯列寧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的原則分歧，既然現代修正主義者誣蔑我們那麼多，他們又不願承認錯誤，我們當然有權利公開批評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要停止公開論戰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萬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評不完，就批評它一萬年」。

自此以後，匪俄之間的思想論戰，一直如故，而且逐年加劇，共匪并率直指斥布里茲涅夫「的確確是沿着黑魯雪夫的脚步走路的，他們所實行的是沒有黑魯雪夫的黑魯雪夫修正主義」。他們推行的是比黑魯雪夫更加隱蔽、更加狡猾、更加危險的修正主義」。

一九六六年毛匪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共匪反俄運動加劇，曾驅使紅衛兵對蘇俄駐平使領人員，迭加毆辱，蘇俄雖提多次抗議，但共匪反俄行動并未中止。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匪俄突在東北中俄邊境發生珍寶島軍事衝突，遂使原已惡化的匪俄關係，更為升高。同年九月，匪俄軍事衝突又在新疆裕民縣發生，由是匪俄雙方互在沿中俄邊界地區部署百萬大軍，劍拔弩張，形勢非常緊張。此一邊界糾紛，匪俄雖曾不斷進行談判，但迄今毫無結果。

此後共匪於一九六九年四月舉行匪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一九七三年八月舉行匪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一九七五年一月舉行偽四屆人民代表大會，蘇俄於一九七二年三月舉行俄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七六年二月俄共舉行第二十五次代

表大會。在每次會議中，匪俄雙方頭目均皆相互指控，并在相關文件中，肯定其打擊和鬥爭目標。匪黨九屆黨章標明：「打倒以蘇修叛徒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匪黨十屆黨章標明：「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打倒現代修正主義」；匪偽新憲法標明：「反對……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俄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對共匪加以譴責、謂「面對『中國』（共匪）目前的思想理論政綱，蘇俄採取堅決維護馬列主義原則立場，竭力加強世界共產運動的團結及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利益」，同時并指斥共匪的

「暴力革命路線」；俄共第二十五次大會、布里茲涅夫在「總結報告」中強調：「在對『中國』（共匪）的關係方面，吾黨恪守第二十四次大會所決定的方針，我們將與毛澤東主義繼續進行鬥爭，一種基本性、絕不妥協的鬥爭」。凡此種種事實，正說明匪俄關係實已惡化到了極點。

## 貳、現階段共匪的反俄鬥爭

匪俄鬥爭原是毛匪澤東與俄魯魯雪夫、布里茲涅夫的國際共黨領導權的爭奪。毛匪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死亡後，蘇俄認是改善匪俄關係最佳機會，於是立即致電匪黨中毛匪之喪，廣即派遣大員參加弔奠毛匪儀式，并且呼籲共匪停止反俄活動、以及迭次表明蘇俄對匪謀求和解誠意，冀期雙方言歸於好，恢復匪俄友好關係，但結果適得其反，華匪國鋒新政權對蘇俄謀和舉措不但毫不理睬，而且繼續奉行毛匪的革命外交路

線和政策，繼續執行毛匪澤東的反俄政策，無論華匪的政策性「講話」、匪偽有關外交政策文件，總是聲言要打倒現代修正主義和把反對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決不妥協。其中尤以匪黨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匪黨主席華匪國鋒在匪黨十一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以及匪黨十一屆新黨章等反俄叫囂最具代表性，而且最為露骨。

匪黨十屆三中全會「公報」（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發佈）內稱：「會議認為，國際形勢正朝着有利於『中國』（共匪）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我們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堅決執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加強同國際無產階級、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聯合一切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一定要加強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的團結，把反對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

匪黨主席華匪國鋒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代表匪黨中央在匪黨第十一次全「國」（匪）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內稱：「蘇聯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實行法西斯專政，對外推行霸權主義，到處侵略擴張，使蘇聯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我們同它的原則爭論要長期進行下去。我們堅持同它的霸權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們要在對

外工作中，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我們要高舉『主席』的偉大旗幟，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繼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我們要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加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加強同第三世界各國的團結，聯合一切受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我們要加強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的團結，把反對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

匪黨十一屆新黨章（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過）「總綱」內稱：「『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團結在一起，為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為打倒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奮鬥」。

## 參、蘇俄對共匪的抗議和抨擊

針對毛匪澤東死後華匪國鋒新政權對反俄鬥爭之變本加厲，匪黨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會的激烈反俄叫囂，蘇俄因而一面由政府正式向匪偽政權提出照會抗議，一面則透過俄共政治理論刊物「共產黨人」雜誌和「塔斯社」、「莫斯科廣播電台」對匪黨十一大反俄路線嚴重加以抨擊。

蘇俄政府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由蘇俄外交部向匪偽政權的抗議照會，據莫斯科華語廣播宣稱：這一照會的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抗議共匪「無理的干涉蘇俄國內的事務；另一方面是抗議共匪「曲解蘇俄的對外政策」。

關於共匪「無理的干涉蘇俄國內的事務」部份，蘇俄的照會說：「反蘇運動的鼓舞者，誣蔑我國人民的英勇鬥爭與勞動的明顯成果，誣蔑蘇聯人民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及其鬥爭的革命傳統與共產主義理想，他們散佈反對蘇聯所選定的國家社會制度的憑空捏造的謊言，無恥的企圖誹謗蘇聯各族人民的偉大友誼與牢不可拔的團結」。

關於共匪「曲解蘇俄的對外政策」部份，蘇俄的抗議說：「中共繼續不斷的誣蔑蘇聯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大家庭各國之間的兄弟關係，醜視蘇俄爲了加強人民之間的友誼與合作而做出的努力，以及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與侵略勢力的鬥爭，并且喋喋不休地宣揚關於新的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甚至希望發生新世界戰爭的論點，把緩和的思想置之腦後，千方百計的妨礙國際關係中確立不使用武力的原則，推行唆使一些國家反對另一些國家的方針」。

此外，蘇俄的抗議照會還談到蘇俄與中共的關係問題，蘇俄的抗議說：「中共就蘇俄對『中國』（中共）的所謂侵略意圖，展開了挑釁性的宣傳，其目的是用仇視蘇維埃國家的流毒，毒化『中國』（共匪）勞動者的思想，唆使『中』（共）蘇人民不合、與此同時，又千方百計的對『中國』（共匪）人民隱瞞有關蘇聯對『中國』（

共匪）的政策，以及有關蘇聯爲了改善蘇『中』（共）關係所做出的努力的真實情況」。因此，蘇俄的抗議，認定「中共當前的反蘇宣傳，是爲了進一步加劇蘇『中』關係，加劇整個國際局勢，他們造成危險的後果，不符合『中國』（共匪）人民自己的利益」。因此，蘇俄的抗議最後宣稱：「蘇聯政府就中共敵視蘇聯的誹謗運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匪）政府提出正式抗議，并嚴重警告『中國』（共匪）領導人對這一運動的後果，在本國人民面前要負擔很大的責任。

自從五十年代末期開始，共匪與蘇俄交惡之後，雙方在宣傳上的攻擊謾罵，原是司空見慣，但在外交上，蘇俄對共匪的正式抗議與警告，這都是將近二十年來的首次，蘇俄採取這一行動的理由，在抗議照會中曾稱：「發表敵視蘇聯的言論的，不僅是『中國』（中共）的宣傳機構，而且也有高級官方人士，他們號召把反蘇鬥爭進行到底」。可見蘇俄是有所指，那是指中共高級頭目在若干款待來訪外賓宴會上公開攻擊蘇俄而言。

其次，蘇俄對於匪黨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採取反俄強硬政策和反俄鬥爭立場，更是非常憤怒，於是立即透過俄共中央的理論政治刊物「共產黨人」雜誌、「塔斯社」及「莫斯科廣播電台」連續發表「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敵對思想」、「『中國』（共匪）對外政策的某些方面」、「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結果」、「毛澤東主義是馬列主義的敵對思想」、「毛澤東反社會主義戰爭政策的繼承者」、「引起大亂的理論」、「蘇、『中』（匪）關係正常化問題」、「評

論毛澤東『三個世界』論點」、「反社會主義的政策」等多篇評論，對共匪發生激烈抨擊。

「共產黨人」雜誌評論「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敵對思想」一文（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九日播報）內稱：「北京新領導當政下的毛澤東思想仍然是反共主義的學說，毛派的反共學說是極端的沙文主義和『中國』（匪）中心論，是反蘇主義和錯誤的霸權主義」。『中國』（共匪）領導人的反共立場表現在他們拚命攻擊蘇共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所制訂的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建設共產主義物質基本的基本任務。：打着馬克思主義旗號的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兇惡敵人」。毛澤東死後的勢態以及新領導人所執行的內外政策表明，新領導正在推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換句話說，就是那個給「中國」（匪）人民帶來了無數災難的路線。「關於蘇聯和『中國』（匪）的關係問題，布里茲涅夫同志不久前再度指出，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是布望同『中國』（匪）改善關係，我們兩國敦親睦鄰關係不僅對蘇『中』（匪）兩國，而且改善整個國際局勢有重大的意義」。

「共產黨人」雜誌評論「『中國』（匪）對外政策的某些方面」一文（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七年八月卅一日播報）稱：「在北京對外政策中佔優先地位的，顯然是發展對西方關係的各項活動。現在北京對評價國際主要力量時，拋棄了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立場，更公開的推行勾結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政策，以利用社會主義大家庭

進行鬥爭和實現自己的大國主義的陰謀」。

「塔斯社」評論「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結果」一文（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播報）稱：「華國鋒的報告和大會的其他材料中的對外政策部份的基本論點，不僅完全忽視當前國際發展的重要趨勢，並且極密切的粉碎這一趨勢，對世界上各種事件的解釋，這對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老公式，加以編排，而這個公式，衆所周知，這被用來，並且依據這個報告來判斷，現在仍被用來替北京同世界上最反動的勢力勾結起來。來反對蘇聯，反對世界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一事做辯解」。

「共產黨人」雜誌評論「毛澤東主義是馬列主義的敵對思想」一文（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播報）稱：「北京新領導所奉行的毛澤東主義，永遠是反共主義的一個辯證，他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他反動派和集中派的反共主義緊密配合，毛澤東的反共主義表現為極端的沙文主義，『中國』（共匪）中心論，反蘇主義和侵略霸權主義，毛澤東主義利用國家所有制與合作社所有制，達到其與科學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反人民的目標。」毛澤東主義跟反動的資本主義世界同流合污，成為帝國主義廠廠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幫兇」。「毛澤東主義是打着馬克思主義旗幟的反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最兇惡的敵人」。「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共匪）事態以反對北京新領導的內外政策表明，『中國』（共匪）領導企圖推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這個路線，已使『中國』（共匪）革命遭

受很大的損失，並已成爲『中國』（共匪）人民的真正悲劇。」

「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七年九月五日播報「關於中共十一大文件的評論稱：「閱讀中共十一大文件以及國家繼續毛澤東方針走下去的前景，是不難激發中共任何一個基層的積極性，如同九大、十大一樣，中共十一大沒有改善勞動人民福利的具體規劃；沒有提出解決擺在國家面前的許多迫切問題的辦法。中共十一大如同以前的九大、十大一樣，只不過是『中國』（共匪）領導層內激烈鬥爭的一個回合而已。自『中國』（共匪）被毛澤東從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上引開，并被引上他的反馬克思主義冒險主義道路以來，中共黨代表大會被變成爲『中國』（共匪）領導上層內鬥、內鬥的擂台」。

「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播報該台觀察員談話「引起大亂的理論」稱：「毛澤東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他的目的不是團結民族階層的勞動人民，而是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所建立起來的那種政治聯盟，社會上一片勞動階級和階層的聯盟；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是爲了毛澤東及其親信的實用主義的目的而出現的。：毛澤東的理論就是爲了辯護對所有不滿的人和利己者的罪狀，他鼓勵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破壞文物的行爲，支持共產黨和人民國家機關的人對勞動人民進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行爲，現在執行的恐怖戰略決策正是根據這個理論提出來的。：毛澤東使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全部經驗是

一定的，造成大亂的這個理論不能保證穩定的秩序，而是建立新社會沒有穩定的秩序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播報該台觀察家題爲「反社會主義的政策」一文稱：「中共十一大再一次的證實了充滿憤怒的白蘇主義，清楚的表明現今『中國』（共匪）領導集團推行原來的仇視蘇聯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這種對社會主義國家仇視的態度，不僅在於白蘇主義。我們拿三個世界的理論來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裡詳細的闡述了這個理論，這個理論說明『中國』（共匪）領導集團仇視社會主義國家，進一步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北京領導人想盡一切辦法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原則，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按自己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案，拆散了社會主義國家，想把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加進所謂的第一世界，把另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加進第二世界，把第三批社會主義國家加進第三世界，這種區分有什麼意思呢？有狡滑與挑釁的作用。玩弄這種手段是爲了使社會主義國家對立起來，使他們相互鬥爭，顯而易見北京幻想使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大國」。

#### 肆、匪會反俄的狂妄叫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於美俄共同致力謀求中東和平以及美俄限武談判接近協議，共匪深恐美俄達成「和解」，於是突由鄧匪小平、廖匪承志出面，高唱共匪與蘇俄的戰爭不可避免，鄧

匪甚且透露共匪對「中」(匪)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業已名存實亡，將在一九八〇年屆滿之日不再存在，同時聲言蘇俄策劃的全球戰爭計畫必須加以摧毀，并呼籲全世界國家包括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甚至是第一世界的美國，均應群策群力，對付蘇俄。這使原已緊張的匪俄關係，更趨惡化。

鄧小平對匪俄難免一戰和匪俄條約名存實亡的狂吠，係由法新社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北平電訊報導所透露。據稱：僑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於九月十四日接見日本「新自由俱樂部」訪問團團長河野洋平等時稱：「如果蘇俄要襲擊『中國』(匪)的話，我們非常歡迎，我們現時在顯峯狀態中，而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并稱：「中共與蘇俄於一九五〇年二月簽訂的『中』(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際上并不存在」。鄧小平又補充說：「雙方均未正式提出廢除該約，即使在約滿日期之前，該條約已不再有效」。同時鄧某還首次透露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的前一年，即已決定該項條約在一九八〇年屆滿時，共匪不擬延長其有效時期。

鄧小平呼籲全世界國家對抗蘇俄的叫囂，係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一日在北平接受法新社董事長兼總經理勞塞訪問時所透露，鄧匪稱：「蘇俄策劃的全球戰爭計畫，必須加以摧毀，我希望全世界國家包括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甚至是第一世界的美國，均應群策群力，共同對抗蘇俄」。廖匪承志的匪俄戰爭不可避免論調，據中央社檀香山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七日美聯社電透露：

匪黨資深中委廖匪承志於九月九日在北平會見一個工商界人士及政府官員組成的美國夏威夷十八人代表團時，指責蘇俄製造緊張情勢稱：「雙方爭奪接近邊境的中國大陸北方數省土地的主權，必將導致戰爭；這種對立之所以後退，只因爲中共需要時間建立軍事力量」。「這要有這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按指蘇俄)存在，我認爲戰爭就不可避免」。「我們希望他們承認他們是根據不平等條約而佔領這些土地的。但是，他們甚至不承認這一點，而且還胡扯的，中國疆界應該是沿着萬里長城一帶，因此，假如他們這樣說，我們就沒有與他們談判的餘地」。又稱：「中共與蘇俄雙方都了解戰爭的危險，并希望延續戰爭的發生，但雙方無法完全避免爆發戰爭。不過這并不表示我們喜歡戰爭，我相信沒有人比『中國』(共匪)人民更希望盡可能擁有和平的環境與和平的時期。但這并不是能由我們決定的」。廖某與該代表團的談話錄音，經在檀香山騰出，而於九月十六日公佈。

與此同時，共匪駐日僑大使符浩於九月十九日在和日本外相鳩山威一郎會談時表示：「一旦蘇俄想在亞洲建立霸權時，中共將不惜以武力對抗」。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匪「光明日報」透露當前共匪外交政策中之匪俄關係稱：「我們必須強調地指出：在兩個超級強國中，蘇聯比較兇惡、比較凶殘，比較陰險，而爲最危險的世界戰爭之源，如果我們對這兩個超強不加以區別，將他們等量齊觀，而不承認蘇聯是我們的嚴重敵人

和世界戰爭最危險之源，則我們將犯嚴重的錯誤。」

凡此，均顯示當前共匪與蘇俄關係的惡化，實是非常緊張。

### 伍、當前匪俄關係的展望

當前匪俄關係，撲朔迷離，雙方有時擺出戰鬥姿態，但亦有時出現和平氣氛，以最近一個多月來情勢而論，就有幾件表示雙方友好的事件出現。首先是共匪突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底派出王匪幼平爲駐蘇俄大使，廣於九月八日向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柯洛夫呈遞到任「國書」。接着，蘇俄政府以布里茲涅夫爲首於九月底對匪「十·一」僞慶向匪僞政權發出一件較不平常的「賀」電，并呼籲促進雙方關係。同時共匪也於十月七日突然宣佈，它和蘇俄爲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所舉行的界河航行談判，業已獲致協議并締訂協定。三天之後，蘇俄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於十月十日在克里姆林宮接見王「大使」幼平，并與之舉行會談。至十一月六日，匪僞「人大常委會」與「國務院」聯名又給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與蘇俄部長會議拍發一封「賀」電，祝賀蘇俄「十月革命」六十週年，強調：「十月革命的勝利，大大推動和鼓舞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十月革命以來六十週年的歷史證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根本道路。我們堅信，偉大的列寧所開創的十月革命的事業，不管經過多少艱難曲折，是一定要取得的

最終勝利的」。十一月七日，匪僑外長黃華率領一個包括僑副外長余湛、僑外賓部副部長王潤生、僑鐵道部一名副部長、及僑「人民解放軍」一名副參謀總長在內的代表團參加蘇俄駐北平大使托爾斯蒂柯夫為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而舉行的酒會（按此為自一九六五年周恩來參與該項酒會後中斷十一年之久匪僑高級官員再度參加之首次），黃華且與托爾斯蒂柯夫進行一個小時會談。凡此種種，俱足顯示匪俄之間關係已有新的轉機。

一般而言，共匪與蘇俄關係，在文革期間，曾一度陷於前所未有的最低潮，當時雙方在對方境內，除了保留一名「代辦」級的人物，率領少數低層職員，看守其駐在機構的門戶之外，整個關係可說是完全停頓，這種情況直至七十年代開始之後，才逐步稍有改善，重新恢復互派「大使」前往。可是這種關係的恢復，也只是一種表面形式，因之雙方雖各重新派出「大使」，但不曾舉行任何重要的政治外交接觸。至於因對方一言不合，而在公開的外交場合，雙方代表互行退席抵制，表示不快與抗議，更是司空見慣。在如此情況下，文革後共匪所派的駐俄「大使」劉新權，於經過一段時期的觀望後，遂即受命返平，轉往其他任所，而把莫斯科的「大使」職位一直虛懸，并未改派他人接替。此際共匪突然派遣王幼平為駐蘇「大使」，而王匪不久即與蘇俄總理柯錫金舉行會談，此種自一九六九年十月柯錫金路過北平與周恩來會談後僅有的一次重要接觸，自非出於偶然。

然而為時不久，不期在十一月六日僑人大常

委會與僑國務院致電蘇俄政府申賀蘇俄十月革命六十週年之同一天，匪「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僑「解放軍報」又發表題為「十月革命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的聯合社論，在強調「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人類發展歷史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之餘，乃對蘇俄大加譴責，謂：「蘇俄修正主義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改變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的航向。他們把列寧締造的無產階級政黨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

法西斯黨，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把社會主義經濟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他們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竭力推行霸權主義，把蘇聯變成一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變成當代一個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變成新的世界戰爭的最危險的策源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這個歷史悲劇，誠然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嚴重挫折」。最後聲言：「今天、我們紀念十月革命的歷史性節日，就要在以華××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高舉毛××的偉大旗幟，團結一致，抓綱治國，貫徹執行毛××的革命外路綫，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人類作為較大的貢獻而努力奮鬥」。由此不難看出，共匪此種亦敵亦友的態度，乃是舊招新用對俄玩弄統戰手段之一斑。

根據共匪統戰策略「辨證法」的運用，除了自己都是敵人，只是有「主、次」、「前、後」之分。就世界言、美、俄是共匪聯合「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打擊的主要敵人；就美國言、蘇俄是主要敵人；就蘇俄言、領導頭目又是主要敵人；如此形成不同層次可供利用的次要敵人。共匪不放棄攻擊俄國，目的自在煽動蘇俄人民推翻俄共政權。

其次，就鄧匪小平、廖匪承志先後發表狂妄叫囂加以分析，亦可看出共匪的突出作為，仍是一種姿態，目的仍在對美國進行統戰，冀圖聯合美國以制蘇俄。

先就鄧小平突然提出共匪與蘇俄的「中」（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存廢問題而言，在此之前，即使在共匪與蘇俄謾罵最尖酸刻薄的時候，共匪方面迄無一人提出此事，加以評論。而莫斯科方面，情形亦復如此。暗示雙方都避談此事，使外間對雙方的真正意向，無由猜測。雙方持此種故作神秘的態度的原因，是包含有各有所圖的作用。雙方關係雖然步步惡化而形同水火不能相容的狀態，但這一紙有效期三十年的條約，仍能產生某種約束力量，可以避免各走極端，即使條約名存實亡，但在未宣佈廢棄之前，還保存一息的生命，作為隨機應變工具。照鄧某的透露，原來在毛澤東生前，即已考慮到這一條約已經失去作用，如俄方在條約有效期屆滿之前即片面宣佈廢約，共匪一定報以顏色，也會加以廢棄；如俄方在有效期屆滿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動，北平則等待在一九八〇年條約屆滿之時，才宣佈不準備續約。毛澤東此項決定相當陰險，反映出他生前對抗蘇俄的策略，是一切等待蘇俄的主動，共匪祇以被動地位，對付莫斯科任何行動，藉此向

共產集團表明，中共與蘇俄的交惡，咎在莫斯科。鄧小平選擇此時將這一秘密宣佈，其作用顯在：第一是向美國表明共匪的反俄堅定立場，自卡特入主白宮後，雖曾闡明將以達成與共匪「關係正常化」為目標，但在過去十個月來，他對此一重大問題之處理，仍是非常慎重，特別是美國國會議員不斷呼籲美國應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以及美國民意調查絕大多數反映與共匪「關係正常化」，不能以犧牲中華民國為代價，乃使卡特不能不改變原來立場，宣佈范錫訪問北平僅是一種「試探談判」，降低訪問性質。同時范錫訪問北平亦能謹守原則，來使美國與共匪關係有任何突破，似此共匪當已窺及美國開始退却，認為非常可慮，故而透過鄧小平的嘴吧，公開毛澤東生前決定廢除「中」(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秘密，表明共匪反俄立場非常堅定，藉向美國示好，使卡特政府加速與共匪完成「關係正常化」。第二是藉此試探蘇俄的反應，近十餘年來蘇俄步步進迫北平，始終不肯走向極端，有意無意的保留某種迴旋餘地，期待假以時日，或能言歸於好，而這種迴旋餘地的根據，就是那一紙條約并未正式廢棄，在亞洲情勢如果發生某種急轉直下的突變時，蘇俄仍對共匪抱有言歸於好的希望。共匪的想法却與此相反，逼蘇俄攤牌，愈早愈是有利。因之鄧小平透露毛澤東生前決定「中」(匪)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存廢，同時肆言共匪與蘇俄的戰爭無法避免，實是具有雙重詭謀。共匪此一詭謀，鄧小平對法新社董事長兼總經理勞塞所稱「希望全世界國家包

括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甚至是第一世界的美國，均應群策群力，共同對抗蘇俄」的叫囂，則可完全證實。

次就廖匪承志所云共匪與蘇俄的衝突難免一戰而言，其企圖較之鄧匪小平叫囂更為詭譎，他叫囂匪俄戰爭不可避免，即是向美國表明共匪的反俄非常認真，不祇是政治上的，而且是軍事上的。也正是向美國明白表示，在美俄的全球爭霸的。也正是在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匪是站在美國的一邊，願意為美國效力，作為牽制和打擊蘇俄的急先鋒。在另一方面，廖某所云「這種對立之所以後退，只因為共匪需要時間建立軍事力量」。這就無異間接伸手向美國乞求軍援，要求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訪問共匪之後，據傳曾有對共匪軍援之建議，旋經美國國會議員反對及蘇俄提出警告而告擱淺。今廖某作此宣告，實則向美國表明共匪固願作為反俄軍事上的前鋒，但相應的，方必需先對共匪提供軍援，使共匪軍事現代化，方能為美國衝鋒陷陣。廖某一向專搞共匪的國際統戰，而非共匪的軍事負責人，可見廖某作此叫囂，仍是對美國統戰，藉以誘使美國就範。

各國共黨中製造許多分裂組織，企圖另建國際共黨領導中心，以與俄共對抗。迨至一九七一年共匪僭入聯合國後，羽翼益豐，加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福特先後訪問北平，遂使中共氣燄更高，而共匪復在美國「聯中共以制蘇俄」的錯誤幻想下，增加其反俄聲勢、於是使原來之美俄兩雄對立，一變而為美國、蘇俄、共匪之三角爭逐。然而此一情勢，祇是說明國際局勢的某些變化，并非即謂為共匪在其與蘇俄的對抗上已佔上風、何況軍事是憑實力決定勝負，決非叫囂恫嚇和虛張聲勢所能僥倖。共匪目前雖擁有核子武器，但無論數量與質量，均無法與蘇俄相比。近年以來，蘇俄以百萬大軍陳置共匪東北及西北廣大地區，對共匪業已構成莫大威脅，今天共匪固無法衝破蘇俄軍事封鎖，又豈能有力對蘇俄發動戰爭？須知今天蘇俄對付共匪的政策，是在軍事上包圍，經濟上封鎖，在共產社會中使之孤立，期望華國鋒新政權及早改變毛澤東反俄政策路線，使雙方重新修好，決不可能對共匪發生戰爭。

總之、匪俄衝突由來已久，就共匪言，目前華匪國鋒新政權權勢脆弱，基礎未固，決不可能改變毛匪政策路線，必然仍將繼續反俄到底。就蘇俄言、雖然不致對匪採取軍事手段迫使共匪就範，但其不容共匪分裂社會主義國家團結，亦是勢所必然。因此、環視今日情勢，儘管匪俄雙方不斷發動「和平」攻勢，但是各有所謀，究竟祇是一種姿態，於事無補，基本上雙方鬥爭仍將繼續下去，短期內決無改善可能。